

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

积木城堡里的爸爸

(美)辛西娅·沃格/著 夏国祥/译



梅子涵◎主编

如果不喜欢现在的爸爸，那就回到他小时候认识他吧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

Building Blocks

积木城堡里的爸爸

(美) 辛西娅·沃格(Cynthia Voigt) / 著 夏国祥 / 译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作权登记号: 皖登字12121036号

BUILDING BLOCKS by Cynthia Voigt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Gaotan Culture Co., Lt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1984 by Cynthia Voig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积木城堡里的爸爸/(美)沃格著;夏国祥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5

(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梅子涵主编)

ISBN 978-7-5397-5580-9

I. ①积… II. ①沃… ②夏…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9172号

(美)辛西娅·沃格/著

JIMU CHENGBAO LI DE BABA JINMAITIAN SHAO'ER GUOJI HUOJIANG CONGSHU

夏国祥/译

积木城堡里的爸爸(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

梅子涵/主编

出版人:张克文 总策划:上海高谈文化 责任编辑:何军民 李传敏
责任印制:田航 特约编辑:夏永为 责任校对:吴光勤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yahoo.cn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635mm×900mm 1/16 印张:10.5 字数:90千字

版次: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7-5580-9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金麦田里的后来

梅子涵

对儿童的事，我们要很善意。不能指着草说：“这是最漂亮的花！”只有指着花时才能说这是花，尤其是指着漂亮的花时才应当说这是漂亮的花。这是一个守则，不遵循者属于没有人的眼睛，没有人的品行，社会要指责。

这里的草和花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而是比方着究竟把什么放在儿童的眼前，让他们看见。是感受鲜艳，还是吞噬陋败？是欣赏着最有价值的，还是只会看着装疯卖傻嬉笑不已的，结果影响其一生的口味、口气乃至呼吸？我说的草和鲜花，就是我介绍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首诗里的意思：一个孩子每天往前走去，是看着草，还是看着花，那就是他后来的面貌，后来的人生。惠特曼的这个比方真是贴切，诗意，善意，哲学。我们要记住，孩子是每天往前走的，把什么放在他们的面前，那么就是在让什么成为他们的后来。

我现在要指着这些书说：“它们是金麦田！”我的意思是，它们是有金颜色、金颗粒、金味道的，它们不止是能让你饱餐，还含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词语——安全。这些金麦田里的金颗粒都是干干净净的，你可以慢慢嚼碎，安心咽下，它们能给孩子今天的营养，还能很可靠地营养后来。它们是无数孩子（他们每一天往前走去，成为大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全世界最健康的食粮，是金食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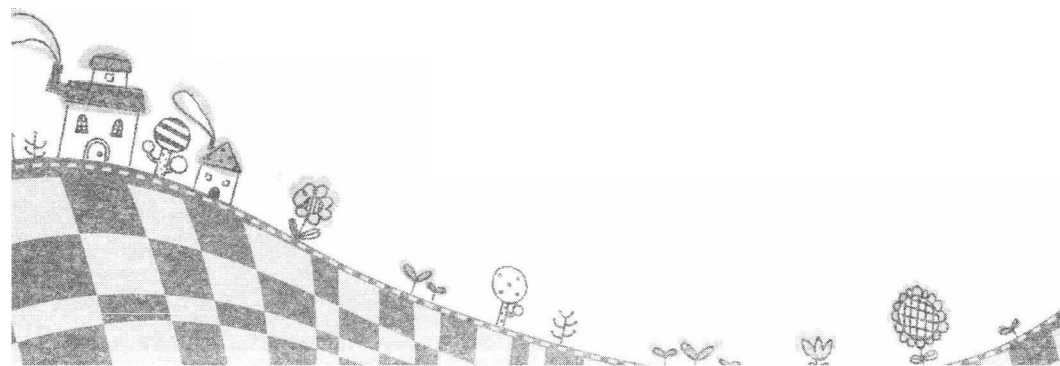
我很善意，不瞎指。我的守则是对后来负责！

另外一个美国人叫塞林格，他小说里的人物说要当一个麦田守望者，不让小孩们掉进悬崖。如果我们让童年走进的是金麦田，那么他们还会掉进悬崖吗？其实让金麦子般的儿童文学来引导童年，那么童年的路途、一生的路途很可能会绕开悬崖而安稳，对此我们可以很信任。



目录

第一章	积木城堡·····	001
第二章	比爸爸还大·····	022
第三章	爸爸的家·····	047
第四章	山洞遇险·····	075
第五章	在豪宅游泳·····	105
第六章	挨打·····	122
第七章	皆大欢喜·····	139





第一章 积木城堡

布兰的爸爸妈妈又在吵架了。布兰躺在卧室的折叠沙发床上，静静地听着。这个房间除了当布兰的卧室外，还兼作书房和家人看电视的地方。房门关着，但是在布兰家寒酸的小房子里，不管门是开还是关，大家几乎都可以清楚地听见其他房间的动静。

布兰心想，今天是他放暑假的第一天，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克制一下呢？这是六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晴朗，他应该骑自行车去附近逛逛才对，可他却待在屋里，赖在床上，心里好像压着沉重的铅块，只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正吵得厉害。这才上午八点半。

他刚才要是早一点离开餐桌就好了，当时布兰妈妈说话的声音还不高，布兰就乐观地估计了形势。阳光照在餐桌上，留下一片金黄色的光影，布兰第一次发现，装着橙汁的玻璃杯竟然像宝石般闪闪发光。这是暑假的第一天哪！他怎么会想到他的爸爸妈妈后来会吵得那么厉害呢？

其实早该想到的，布兰一边想着，一边听着厨房里

的吵闹声。布兰妈妈尖声说话，语速很快、态度强硬；布兰爸爸的声音却很小，态度有些软弱。自从接到那封律师信，布兰父母间的争吵便愈演愈烈。而在那之前，差不多在整整一个月里，布兰妈妈总是手舞足蹈的，常常开心地跟大家开玩笑，因为她在法律系的入学能力测验中得了高分，名列全州前百。在纽约州，这样的成绩非同小可。布兰妈妈说她去考那个试，只是为了好玩，给自己增加一点挑战而已。她说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真的去念法律，至少现在还不行，要去也得再等几年；不过那时她可能也申请不到什么好学校了。反正无所谓啦。

能考出好成绩已经够让她感到高兴的了。

布兰知道，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比大多数人更聪明、反应更快时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好像什么也难不倒你。你会感到很有自信，再也不会想成为其他人。

接着那封律师信来了，说是一个住在亚利桑那州的老亲戚去世了，留给布兰爸爸一座农场。这农场并不在亚利桑那州，因为那里只有牧场；农场是在宾夕法尼亚州，靠近俄亥俄州州界，离布兰爸爸的老家很近。布兰跟他妈妈立刻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把那座农场卖了，

妈妈就可以辞掉律师助理的工作，去念法律系。沿着这种可能性想下去，她毕业后会成为一名律师，会赚很多钱，然后他们家就可以搬进一栋大房子，到时布兰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大房间了，说不定家里还会有游泳池，反正到时布兰一定会有一辆全新的变速自行车，就是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有的那种；他还可以去参加夏令营，有花不完的零用钱，想吃汉堡随时都可以去买。

可是布兰爸爸并不想卖掉农场，虽然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并不习惯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只是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句：“总之……”布兰爸爸经常在说了一句“总之”后，就什么也不说了，简直让人发疯，让布兰发疯，也让布兰妈妈发疯。

早上吵架就是因为农场。三人当时正在一起吃煎蛋和煎肉，桌上只有布兰一个孩子，莎拉去了海边度周末，哈利去了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夏令营。

布兰妈妈吃完最后一口煎蛋，抬起头笑咪咪地看着布兰。她的浅棕色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充满爱意的棕色眼睛里闪烁着绿色的光。她的五官分明、眉毛很浓。莎拉和哈利长得很像她，不过他们那浓密的睫毛、深邃的大眼睛是来自布兰爸爸的遗传。布兰长得像他爸爸，有一双宁

静、内敛的灰眼睛，头发也跟他爸爸的浅棕色头发一样，是直的。布兰的爸爸凯文·康奈尔有一张沉静而拘谨的脸，一张不常微笑的大嘴。他的爸爸和妈妈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布兰妈妈个子娇小，精力充沛；而他爸爸却高高瘦瘦，慢条斯理。布兰妈妈开朗外向，家中里里外外都是她一手操持；布兰爸爸却沉默寡言，人们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但他那张大嘴却给人一种感觉，不管他想的是是什么，都不大可能很有趣。布兰觉得自己外表像他爸爸，但内心却像他妈妈。他一直不明白他们两个人怎么会结婚，更不明白为什么他妈妈会愿意嫁给他爸爸。

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布兰坐在餐桌旁，想到暑假已经开始，不由得感到十分快乐。布兰听到他妈妈问他爸爸：“她为什么要把农场留给你？她自己有孩子呀。”

“黛安娜，你知道为什么。”布兰爸爸说，“姨妈已经留给他们不少钱了，她知道安德鲁姨父希望能把农场留给我。姨父生前说过这话，他说可能的话，他希望把农场留给我。信上就是这么说的。”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干吗不把农场留给他自己的子女呢？”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战争中死了。”布兰爸爸重复着



不知已说过多少次的话，“而他的女儿们又都对农场不感兴趣。”

“可是……”

“我猜想姨父一定很清楚我有多喜欢那座农场吧。”

布兰爸爸说，“或许他就是想给我一点东西吧，也许——他也是我的教父。”

“你不过就是小时候曾在那里干过农活而已。”布兰妈妈又说。

“我在那里过得很快乐，我想姨父是知道这个的。后来我爸我妈跟我说，以后暑假不能再到那儿去了的时候，我简直难受得要死，从来没那么难受过。”布兰爸爸的声音低了下去，似乎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布兰对于他爸爸想说什么不免有些好奇，但这一点好奇心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觉得那些话多半也不会有趣。

布兰妈妈等了一会儿后，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

“黛，我说的是真心话。你还记得我们必须让维克多安乐死的那一次吧。”布兰爸爸说。

布兰觉得他妈妈肯定还记得那件事，他自己就对那件事记得很清楚。家里的那条叫维克多的狗那时已年老体弱，两眼都患有白内障，还得了关节炎，连出门大小便都



有困难。家里人知道是到了让它安乐死的时候了，但没有人真想那么做。那天布兰爸爸送布兰和他妈妈去看周六一部电影的首映场。布兰记得，那部叫《燃烧的马鞍》的喜剧片让他们笑得很开心。等他们回到家，布兰爸爸已经处理好了一切，甚至已将维克多包裹好，埋在小花园里了。布兰和他妈妈仍在为电影里的情节笑个不停。布兰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因为如果他不笑，他一定会放声痛哭的，或做无谓的抵抗，想他不愿去想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妈妈为什么发笑。他不想听到任何有关维克多的事，他爸爸也没对他说话，只是看着他妈妈说：“黛，都处理妥当了。”布兰妈妈回答：“谢谢你！”然后，又出乎布兰意料地加了一句：“凯文，很抱歉！”随后布兰爸爸开始问他们电影是不是好看。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了，好久好久以前。维克多和农场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和农场有什么相干？”布兰妈妈也这么问道。

“当我父母跟我说再也不能去农场过暑假时，我心里的感受就像不得不让维克多离开般难受。”布兰爸爸说。

“可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后来你一直也没有再去过农场。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怎





么可以说你有多喜欢那里呢？”布兰妈妈质问道。

“我当时太难过了，后来就不想再去那里了。”布兰爸爸的声音有些低沉。

布兰望着他爸爸。他知道自己也总是避开花园里埋葬维克多的那个地方。可他爸爸为什么会为了不能去一座老农场而难受呢？

“那都是陈年往事了，现在你还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布兰妈妈不耐烦地问。

布兰爸爸耸耸肩，移开了目光。

“那地方现在应该值不少钱了吧！”布兰妈妈继续说道。

“大概是吧。”

“那就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了。甭指望莎拉能得到奖学金，而且我们也得替布兰考虑……”

“嘿！”布兰抗议道，“我才十二岁，现在就为上大学操心也未免太早了吧！别把我扯进去！”

布兰爸爸用睫毛浓密的灰眼睛望着布兰。布兰很想知道他爸爸此时在想些什么，不过这个念头仅仅持续了一瞬间，因为他知道他爸爸的想法并不重要，反正他从来没有按他的想法行动过。

“我也可以进法律系的秋季班。凯文，念法律系不能像我以前在纽约大学那样半工半读了……”

“我知道，黛安娜。”

“我以前从没对你提出任何要求。我过去的学费一直都是自己支付的。”

“我知道。”

“我辛辛苦苦地操持家务，一点钱也不敢乱花——洗衣服、做饭、接送孩子、交保险费、看医生、参加聚会、走亲访友……”

“我知道，黛安娜。” 布兰爸爸坐在餐桌另一端，身体似乎正在一点点地往椅子里缩。布兰将橙汁一口喝完，站起身来。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我可能会因此成功的。凯文，你知道我会成功的。我很有竞争力，我会出人头地的。可是，你却连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一下。”

“这是命，黛！” 布兰爸爸说。布兰把碗、盘放到水槽里。每当布兰爸爸说“这是命”时，就会引发一场与布兰妈妈的争论。布兰爸爸总是说“这是命”，仿佛这样说，在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就可以不用再做任何尝试和努力了。他那么说只是在给自己的逃避找借口，说完后，



“命”就好像成了一个跟外界发生冲突时可以保护他的大羽毛毯，将他紧紧地包裹起来。布兰感到他妈妈已经开始发火了。他走出厨房，穿过窄小的客厅，顺手关上身后卧室兼书房兼电视房的门。

“你连自己的事情都不愿意尝试改变。”布兰妈妈提高了声音。

“我必须工作呀。”

“你根本不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是你自己选择故步自封，给什么房地产开发公司画图纸……”

“你别跟我说你对那份工作很满意。”布兰听得出他妈妈语气中的轻蔑。

“我没那么说过。”布兰爸爸说，“我确实不满意……”这倒是真心话，布兰心想。因为布兰很清楚他爸爸是个不会说谎的人。

“不满意那也是你的问题，我现在都懒得再帮你想办法了。人生是你自己的，你已经四十七岁了，如果你想那样，那就随便你吧，我也不替你操那个闲心。”布兰妈妈把水槽里的碗、盘拨拉得很响，接着说，“可是我现在已经快四十岁了，我在乎我自己的人生，我在乎我自己，我不想憋屈地过日子。我没办法让你跳出来，但是我可以让

自己跳出来。我已经为你洗了几十年衣服，而你连一件该死的衣服都没洗过。这是你欠我的，凯文。”

布兰从沙发床上站起身，但还不想到外面去。他打开房门，溜进了客厅。

“对不起，黛。”布兰爸爸压低声音无助地说，“总之，我会想办法改变的。只不过我就是这样的人，那是命！我从没想过要妨碍你成功。”

“可你也从来没帮过我的忙啊。”布兰妈妈背对着客厅。听声音她已经气哭了，泪水正顺着脸颊往下流。而布兰爸爸为什么还是在那里发呆？为什么他总是笨手笨脚的、没有进步、让人为他丢脸呢？“而现在，你有能力帮我的忙！”

布兰打开地下室的门，伸手打开里面的灯。躲在地下室里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你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做点什么吧！”布兰妈妈喊道。

布兰关上地下室的门，快步走下台阶。如果他们离婚，问题不就简单多了？十七岁却相当成熟的莎拉也是这么说的。莎拉说，几乎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离过婚，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怪，但很快就会习惯的。拿到后备军官训练队奖学金、即将上大学的哈利，则对这一切不闻不问。





布兰知道，如果他妈妈叫他爸爸滚蛋，他爸爸一定会顺从的。不管他妈妈说什么，他爸爸都会照做。他妈妈生气起来就会不断地念叨他爸爸，使他爸爸最后一定得顺着她的意思。他爸爸终究会把农场卖掉的；但到那时候，大家可能已经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了。为什么他不能立刻就把农场卖掉呢？为什么他必须假装自己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呢？

地下室的墙壁、天花板、地板都是水泥做的，共有两个房间：一间是放了热水器的洗衣间；另一间是储藏室，放着布兰爸爸的工具和工作台。

布兰打开小房间天棚上的电灯，再把门关上。黄色的灯光照得房间里十分明亮。在这里，他什么都听不到。

小房间藏在这栋不快乐的房子底下，一片沉寂。

布兰站在高高的工作台前，摸了摸台上他爸爸排列整齐的工具，又翻了翻堆放在一侧的一叠艺术家笔记本。他在里面找到了为莎拉做娃娃屋和屋内所有迷你家具的设计图，以及为哈利造木头火车的设计图。那列木头火车现在已被收在一个大箱子里，放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在一堆积木后面。这些积木是他爸爸小时候的玩具，他的孩子也都玩过，布兰一年前还在玩呢，但是他现在长大了，不想再玩了。

布兰翻开笔记本，看着里面的一些房屋设计图，盖在

